乡村往昔

少时拾柴火

□ 刘学敏

少年时期物质匮乏，农村烧火做饭主要是地灶火，即烧柴火做饭，到后来才普遍烧散煤、烧煤球。

当时用来做饭的柴火有几种，一种是庄稼秆，有麦秸、谷茬、秫秆、芝麻秆、豆秧、棉柴、秆草，一种是谷糠、锯末类，一种是树枝、废旧椽子等。

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个小柴火垛，堆满各种柴火，以便平时使用。割麦后，要扳麦茬，扳下来的麦茬拾到地头，用架子车拉回家，或装在长绊箩头里担回家。麦秸烧火不耐实，温度也不老高，主要用来烙馍，麦秸火烙出来的油馍不会焦糊，好吃得很。麦秸比较瓤，更多是用来引火。

收完蜀黍，要扳秫秆带秫杆疙瘩，拉回家放在门前，啥时候烧火，掐上一大捆回家。秫秆烧火也不耐实，产生的灰烬比较多，每次做过饭后能掏一小篮子，上地用是非常好的磷肥。那时烧过的火堆，家人总是用来烧红薯，烧出来的红薯干心离核掉皮，闻着很香，吃着好吃。

比较好的的柴火是棉柴，火比较旺，也比较耐实。等棉花摘完后，都要上山薅棉柴，用架子车拉回家。有时还要拿着压镢拔棉柴根，做到物尽其用，一点也不浪费。记得我第一次独自拉着架子车走大路坡上山薅棉柴，地块是羊圈窑上头。一个人在地里使劲薅，装满一大车，车辙压到虚地多深，光想拉不出来。当我拉车下坡时，道路不平，里高外底，我没有经验，没有把握好平衡，连车带人翻到“圪嶙”下头，浑身扎的都是“血布淋”。没有办法，我到附近叫来常年为生产队照看羊群的老八伯，他帮助我把架子车抬回原处，又重新装车，最后总算一个人把一车棉柴拉回家。

最好的柴火是捡回来的树枝，特别是木柴烧火做饭，火旺，也耐烧。那时祖父、祖母闲时总是到地里拾柴火。特别在他们晚年，八十多岁了，还要为生计忙碌，看着他们弯腰弓脊背着一捆柴火缓慢往家走，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遇到关键时候，家里也拉点煤使用。那时最远到焦村煤矿拉煤，有五六十里地远。父亲、大哥、二哥拉着架子车半夜就起来出发，一天时间能拉回一车煤。家里烧煤非常节省。再后来龙门煤矿、诸葛煤矿出煤，拉起来就省时间多了。只是因为家里缺钱，并不是经常拉煤。

记得祖母烧了一辈子柴火，习惯了，每次烧煤做饭时，她嫌煤火上来的慢，老是塞柴火，煤火经常被捂灭。

再到后来，开始打煤球做饭，拉回一车煤，再适当兑点黄土掺和一下，这样打出来的煤球烧尽后，用火钳能完整的把乏煤球捡出来。

家里曾经拉过烟煤。做饭前先和煤，然后用麦秸引火，一小铲一小铲往地灶火里添煤，拉起风箱鼓风催火。风箱有节奏的“呱哒呱哒”的声响，就像音乐伴奏一样好听。去年到袁家村，当看到老陕戴着白羊肚子手巾拉风箱的场景，感到非常亲切。不过这是把拉风箱做饭当成一道风景了。

我上大学后，祖母一个人在家，习惯烧柴火，但她平时拾的柴火不够用。我每年收秋后总要请假回家拾柴火。那时农村已分田到户，家家都烧煤球了。为了省事，把秫秆抱到地头，一把火就点了，剩下的黑秫秆就撂在西地的大渠里。这时我就拿着三齿耙子从渠沟里把秫秆捞出来，一车车拉回家，在门前堆个柴火垛，供祖母平时烧火用，这样我回学校才比较放心。

现在日子好了，家家户户都用燃气做饭，轻轻打开火，饭就做成了，可那拾柴火做饭的岁月却总也挥之不去，因为那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情呀！

至爱亲情

怀念父亲

□ 段宏拉

父母在，家就在。父母离世，失去的是快乐的童年，温馨的家，增添的是无尽的悲伤和思念。父亲离开我们近三十年了，我的内心深处常常浮现他慈祥的面孔。

父亲三岁的时候爷爷撒手人寰，所以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也学会了坚强。

父亲是村子里出了名的老队长，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一干就是几十年。那时候生产力低下，所有的农活都靠人力。谁家房子破旧了，就带领群众起土打坯换旧土当肥料。村头常年都会有积存起来的数米高的粪堆，种地时他自己拉着架子车一车一车送到地里。每到种麦季节，平整土地是最出力的活，父亲扶着平耙，汗水湿透了衣服。村里人常常提起，父亲在干活期间看见土坷垃就用脚跺，那叫恨活呀！一季下来要多穿坏两双鞋子。

父亲当干部几十年，从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给自家过秤分粮食也不舍得让秤杆稍高一点点。

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大声呵斥过我们，唯一的一次是在我六岁半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想去学校，父亲拉着我往前走，我扯着往后退，往地下躺，父亲打了我屁股一下，扛起我就往学校送。从那一次开始，我再也没有逃过学，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中不论开会还是上课，从不缺席或者迟到。

八岁那年，在院子里玩耍，因为跑的太快，绊倒在地，摔在了青石板的棱角上，瞬间鲜血淋漓。父亲听到哭声，急忙点燃了棉花，用冷却后的灰放到伤口处止血，然后抱着我出去找村医包扎，一路小跑，气喘吁吁。那是我一生最大的灾难，至今脸上还有留下的疤痕。

父亲是在1992年腊月去世的。那时我在李村初中任教。那天，天阴沉沉的，忙完了学校的工作，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父亲喜欢吃的糕点往家里赶，刚到大门口，就听到三姐在大声的呼叫“爹，爹，你醒醒！”我感觉不妙，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迅速跑到父亲的病床前。在我们悲切的呼喊中，父亲慢慢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艰难而辛勤的一生，终年七十岁。

父亲病重期间，几个姐姐和二弟一家轮流照顾，我没有能天天在父亲床边尽孝，这是我的无奈，也是我一生的遗憾。

我常常想，父亲走的那么快，有两个原因。父亲在生产队油房里干了很多年活，里面的环境污染太严重，炒棉花籽的过程中，花絮飞来飞去，昼夜不停，干活人咳嗽是正常事，时间长了喉咙、肺部都会潜藏病变，父亲就是气管炎走的，与油房有绝对的干系。

另一个就是医疗条件太差。1990年初春，父亲的眼睛模糊疼痛，检查后确诊为青光眼，但手术期间突然停电。刚出院还基本能看清楚，后来慢慢就失去了视力，勤劳一生的父亲最后两年只能无奈地坐在家中，连最小的孙子都没能亲眼看见。这是他的遗憾，也是我们永远的心痛。

父亲一生乐以助人，村子里谁家有难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认识的人都夸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儿女关爱有加，和儿媳相处融洽，孙子在洛阳上学他经常步行去送吃的。父亲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但踏实肯干；没有留下多少遗产，但教给了我们做人的准则。在我心中，就是我的榜样，是值得尊敬的人。

我乡我土

冬日大谷韵

□ 张松枝

“客从哪里来？洛阳大谷关！”这是河洛大地向客家人发出的召唤和慰问，也是客家人回归故里祭祖的期待！

大谷关虽近在咫尺，却不曾去细细体味过。忽一日，受友人之邀去大谷关闲游，精神为之一振，即刻应允。

当我们的车子进入大谷古道时，迎接我们的是密密匝匝的杨树林，叶归根，枝向天，像刀枪，似剑戟，顿觉古风之意阵阵袭来。在土路上颠簸前行，真像是走在探险的路上。古道苍凉弯曲，时而开阔，时而狭窄，荒草随着车行而忽隐忽现。冬小麦和油菜苗总是在荒草间闪现一抹靓绿，我心里总会掠过一丝感动的惊喜。虽然古道里的人家早已迁到高处聚居，但土地总还是农人牵扯不尽舍弃不下的挂念。不远处的万安山在雾霭中挺立着轮廓，它沉默冷静，宠辱不惊，从古到今那些烽火烟尘和雁过落寞它早已领略，它坚守着山的职责，留下岁月给它的镌刻。我们穿行在大谷古道，依稀还能听到回旋在万安山腰古时的人声鼎沸和车马萧萧，这条大谷古道演绎了无数悲欢离合……

荒草连绵放眼去，凉关古道泻遐思。

河洛旧地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一次又一次沿着大谷古道迁徙，他们拜别大谷关长途跋涉去到遥远的地方客居，在他们回眸河洛的那一刻，不知道是暂别还是永别，不知道将来谁是谁的客，也不知道期待有没有期。如今好了，关隘变通途，何时都是期。

曾经读过泉州一位女子写的书，很多文字中都有怀念河洛旧地的情思，她把先祖们离开家园的无奈和客居异乡的愁绪抒写得悲怆而激越。千百年过去，但客家人心里依然是根深蒂固的河洛情结。

大谷关遗址在水泉村。正在修建的客家之源博物馆，我们有幸参观了一番，虽初具规模，但已有韵致，将来与重修的大谷关、烽火台连成一体，那将有无数的历史在此回溯聚集。大谷关，不仅是古战场，也是抗日根据地，硝烟弥漫的战火早已把史册照耀得无比辉煌。

水泉村管辖二十四个自然村，二十四个自然村像明珠一样散落在山间，我们或驱车或步行，在山野间感受古道幽幽，山峦层层。漫游其间，不时能遇上老乡，最有缘的是四位乡间女子，山里真是峰回路转，总是在我们不识前路的时候看见她们，她们穿着暖暖的冬衣在山路上闲逛，每一张笑脸都挂满幸福，每一副神态都透着惬意。我们是她们山里的客人，她们挥起手为我们指引方向，她们腼腆的模样是山里永盛的花朵。

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头，他瘪着没有牙的腮帮子也与我们攀谈得妙趣横生，乡音如磁性般吸引着我们，话里的俗语更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开怀大笑，连那梯田都像是山坡被我们感染所笑出的皱纹。老人和大山一样淳朴慈祥，还有那几分的纯真可爱像那田野自在的鸟儿，好生让我们羡慕。

冬日的山，看上去荒凉萧索，可当容身在山里，那韵致便在风音里摞成平仄。冬季渐行深，荒野风成主。日照峰川百万年，凉道迁徙苦。不久的将来，河洛文明会让大谷关从历史中走出来，从画卷上走下来，让遍布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心有所依，情有归宿！

万安初雪 万安山公司 供稿

温馨家事

走一走，挺好

□ 王红强

秋去冬来，早晚冷，午后的太阳下却暖和许多。吃过午饭，我和八十岁的母亲下楼往龙门桥上走。

看到停车场前的售票厅，我突发奇想，问母亲可带着老年证。母亲说常坐公交，裤带上拴着呢。我说，用它可以免费取一张门票，我们去石窟内转转吧，我有年票呢，也不用花钱。

很快取了门票。母亲显然还没有这样用过，显然有些兴奋，翻来覆去看标着120元的门票。 在验票口，母亲颤抖着手递过去，看打过一个小洞，知道顺利通过，才算舒了一口气。

道旁池中有放养的金鱼，慢悠悠晃着肥胖的身子。这儿有一股温泉，大冬天水也不凉呢。“你三岁的时候在这儿照过一张相呢。”母亲指着蛤蟆嘴前河边的一棵柳树说。

这一张相片我还珍藏着，当时母亲齐颈乌黑短发，闲得很单薄，望着远方的目光温柔平和，坐在这棵柳树下的大石头上，一手揽着我，我那时穿着海魂衫和短裤，长得胖嘟嘟的，依偎在母亲身旁。那是我的第一张相片，很久远的事了。

“那时你很年轻，也很漂亮呢。”我又补充说，现在也很好看，你不记得那次在上海外滩，两个香港来的小姑娘认为你是上海老太太，还拉着非要和你合影呢。

“哈哈，记得的，记得的。”母亲很开心。

珍珠泉旁，细细的一缕水静静流淌。母亲说，原来这儿水很旺的，也是温泉，我常常在这儿洗衣服，上面有个半人深的石坑，蓄满了水刚好可容一个人，傍晚洗了衣服，我还总在那儿洗洗澡呢，下面的人看不见上面，上面的人却能看见下面。父亲在龙门煤矿工作，母亲就在龙门附近住了半辈子，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印着她年青时的回忆。只是近二十年来，从不奢侈的母亲因为心疼门票钱，也不知道老年免票，已没有再来过了，这也是我们作为儿女的愧疚。

到了卢舍那大佛下面，我们坐在石凳上歇了一下后，母亲说想上去看看。我们起身，好高的台阶，又窄又陡，我就有意搀一下，母亲却躲开：“没事，我能上去。母亲指着北边的神像说，原来上来的人都要去抱一抱神像的脚脖子的，能抱住的都说一辈子有福呢。我没有抱住过，可是我也是有福的。”往天神的脚脖子看去，和其它地方不一样，油亮亮的黑。母亲的一生算不算有福呢，少时生活艰辛，吃了很多苦才养大了儿女和孙辈。她却常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享了个福尾巴。她很知足。

一路往南，走走停停，迎着冬日的暖阳，听母亲说着和石窟的往事，仿佛回到了儿时，或者翻看一本发黄的旧相册。很享受。父母带着你从少年到成人，自己却慢慢头发白了，背也驼了，甚至感觉比着原来缩短了好多，你也由仰视变成了俯视。但有这样一个人让你陪着走一走，只是走一走，可以随意说话，也可以不说，甚至不知道听了些什么，但这走一走，就挺好。

心香一缕

绿满洛城

□ 申灿杰

这两年农闲时，我同村里一些人到洛龙区和伊滨区搞绿化工作，亲身体会到劳动的辛苦，也亲眼见证了人们为洛阳城市建设的辛勤付出。

一开始我们是在洛龙区搞绿化，改造定鼎门旁边的河渠。这是一条3米多宽、2米多深的大渠，渠两边的土坡上常有垃圾，急需清理改造。

几个妇女清运垃圾，男人则两人一组挖树穴，一米见方的树穴挖着不容易，大伙儿干一会儿便汗流浃背。

太阳落山收工时，一排排树整整齐齐地栽好了，手上磨出了几个血泡，但看到一天的成果，仍打心眼里高兴，能为绘就出彩洛阳新画卷贡献微薄力量，让绿满洛城，再累也值得。

定鼎门河渠经过一年多的改造，焕然一新：岸边有了凉亭、八角楼、广场，美景如画，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新区绿化换新颜，竹清水绕牡丹园。”近年，洛阳城市绿化大见成效，有目共睹。

我还参与了龙门大道的绿化改造，为劳动者的付出而感动。如今，树绿了，花开了，凉亭中，廊道下，人们欣赏着美丽的景致，享受着绿化惠民的益处。

近年来，伊滨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路如棋盘楼连片，树林成荫花似海。今年春天，我和伙伴们在伊滨区搞绿化，微风一吹，路两旁的樱花纷纷飘落，漫天飞舞，我从未见过如此美景，禁不住用手机拍下发到朋友圈，还配了首诗：“春来白雪飘满地，桃花樱花比美丽。树木成行花似海，无边美景入画里。”朋友们连连点赞。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能为洛阳添彩，我感到无比自豪。我相信，洛阳的明天会更好，洛阳会更加出彩！

丝路花雨

玉川古寨

□ 杨晓君

生平最喜读宋人词，有宋词这样写：白璧青钱，欲买春无价。可见世间最珍贵的是山水石花、明月清风。这些美景虽无处不在，却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景色美否，究竟还是人说了算。

前几天，我有幸和一群女作家来到万安山的玉川古寨。万安山北麓名流荟萃，玉川古寨位于万安山西侧，一向以“茶仙”卢仝隐居地闻名。卢仝早年隐少室山，后迁居洛阳，自号玉川子，好茶成癖，被尊为“茶仙”。秋日的天高云淡配上古寨的古色古香，不失为一幅散发着文化气息的清秋出游图。人群中，我们十几位花红柳绿莺莺燕燕的女子簇拥在一起或吟诗作对或笑声吟吟，显得格外扎眼。午餐时，香气四溢的农家菜尽收眼底，古朴厚实的传说配上香甜可口的黄酒，一杯，二杯，三杯……满庭芳香，垂涎欲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40+的年龄，在别人看来已是不小的年纪，却仍然阻挡不了女人天生的浪漫与感性。

不知是谁提议，在这里盖上四合院，每日与山作伴，与树同眠，修筑竹舍茅屋，劈地种草栽花，如何？大家掌声涌动，齐声附和，这分明是所有在场女子的心声。是呀，人至中年，何来那么多顾虑，何有那么多矫情，遵从内心的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人，干自己想干的事，有何不可？

有山才有景，有景才有人，有了人才令山和景更美更真。只要心中满是美景，即便条件何等简陋，也能看出风景来。如今的一物一景都有情意，来年的古寨，想必更是一番妙境，我想那时我们还会再来。

灯下漫笔

深夜井中人

□ 红帽

今天回家晚，从学校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夜晚的伊滨区道路很安静，偶有车辆驶过，骑行的只有我一个，因此耳朵格外灵敏。途经某处时，听到有敲击的声音，仔细辨别是从人行道上的一口井里传来的。我警觉起来，井盖开着，是有人掉下去了吗？这人带手机没？报警没？受伤没？无论如何，我不能无视而过，得去救援，起码可以帮着打110吧。

于是，我停住车，正准备到井口看看，却发现一束光从井里慢慢升起，一个戴头灯的人探出头，原来是搞维修的。我以为他要出来，谁知他双手托住井盖又缩身下去了，同时把井盖合严，他是怕有人掉下去吧。

这里没有人需要我营救。我放心了，继续骑车回家。路上一直在回想他托着井盖把自己“盖”进井里的那一幕，有些感动。这么晚了还在井下干活，不知道还得干多久才能回家。一个城市有多少如此辛劳默默工作着的人啊，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也为了城市的正常运转。

故园琐忆

乡下养狗

□ 海洋

小时候在老家，好多人家都养狗。

那时候各家各户养的狗，不像现在有些养狗人，几百元、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买的，大都是村里谁家的狗下娃儿，带根红布条，到人家把红布条系在狗娃儿脖子上算是定住了，小狗算是有家有主了。因此现在在农村，还有个习俗，谁家生个小孩儿太疼爱，就在孩子脖子上拴根红绳，也叫“系狗娃儿”！

狗娃儿满月了，系狗娃儿的人来抱狗娃儿了，主人把狗妈妈引到一边去，抱狗娃儿的趁机赶紧把自己系的狗娃儿抱走，狗妈妈回来发现自己的宝宝少了一个，急得“唧唧”叫，叫两天也就不叫了，看着怪可怜人的。狗娃儿和狗妈妈分开后，也要一两天不吃不喝，不停地哼唧，看着更可怜人！ 不过两天后也就忘了，开始吃喝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狗都有狗粮，农家的狗是不专门喂的，地上掉个馍花儿，狗舔吃了。家人端着碗吃饭，狗坐于前，眼巴巴地等着主人再次施舍。那时候早饭大都是红薯饭，主人吐个红薯皮儿，狗舔吃了，高兴地“唧唧”直叫。有时候主人不舍得吐红薯皮，伸伸脖子，把红薯皮咽了，把等了半天的狗气得“唧唧”叫着跑走了。因此有了那句俗话：“吃红薯不吐皮儿，你跟狗上啥劲嘞！”

那时候的狗，是没有狗窝的，在家里的位置远远不如猪，偶尔去猪窝里想借宿一下，也往往被猪拱了出来。有时候，狗饿得受不了了，去猪石槽抢一口，往往被猪扛过去不说，主人还要狠狠踢一脚。

那时候，农家养的狗就是狗，偶尔被路人抱走了，能要，要回来，要不回来，也就算了，彼此不伤和气，因此就有了那句俗话：“偷猫偷狗不算贼，撵上打他一咕咚锤。”偶尔狗跑丢了，也找，但不像现在有的找狗人在寻狗启事上写得那么令人肉麻：“对你来说那是条狗，对我来说，那是家人！”找了几天，狗没找到，就不找了，知道狗有了新主人，新主人待它也不会赖，再说了，丢就丢了呗，剩下一口，猪吃吃，还上膘嘞。

那时候，家养的狗个子都不大，中等个儿。不像现在，小的跟小猴儿、小狐狸似的，大的跟狼、牛犊似的，狗主人养狗是追求时髦玩时尚，是看家护院耍威风。小时候农家养狗，那狗的功能也就是个门铃，家里来生人了，家里来客人了，那狗“汪汪”两声，告诉主人有人来了。

那时候，狗要大便了，都是找个人看不见的地方，暗暗方便，很少看到狗屎的，不像现在有些养狗人，牵着狗让狗往人行道上屙，狗屙了以后，自己捂着鼻子赶紧走开，有的狗主人还催自己的狗说：“宝宝快走，这儿太臭！”